

本報會計兼理廣告之秦新吾已於三月二十九日因事辭歇所有在秦任事期內經手分館分銷廣告各帳正在查核今後秦新吾在外一切行動當與本報不涉凡有經手送刊廣告諸君以及各商號逕刊本報廣告者以後悉憑本報正式收條收取費用特此緊要聲明諸希

公鑑

本報緊要啟事

小日報館謹啓
念四年三月三十一日

星家陳克武
刻已來申寓東亞酒
樓五樓五百十九號

新開路和樂里電話三三一七八
統治男婦小兒一切疑難雜症
門診上午十時起
下午二時後

西川

百年

(丹)

我和曹教授、頗有個一
吹一唱的樣子、我說真
正講究讀經、與真正講
究不寫別字、當代第一
且要推教授、是老實話
、教授說、讀古書要等一
仿佛不作絲毫欺人語、不過教
授對

于鄉鄰公、有點信任太深、難道是其
師門果爾、却算立言得體、否則、其
仍恐不免要加個大衍、平心而論、華
路藍橋、功勞誠屬不小、然照這樣途
徑走去、是否弓弦、可就不能使孫季
翁冥目而不作此疑問、並非據頭等
大師、來個商榷、自己想出風頭、骨
裏不大認得明白、或係真的、惟既納
入知識淺陋之列、當已不在乎話下、總
之、人家名弟子遍天下、人微言輕、

那配逐條的談些什麼、我還以爲教
授略用用力、打個百年的倒九五折、
(就是挖去九十五)甚至擅青冰之
美呢、可惜兒講遲了、『梅蘭芳的成
好話、可惜兒講遲了、』梅蘭芳的成

柴也愚、參也魯、師也辟、由也曇、
晤對一掌許四賢、本來氣質各崎偏、
無厭、鳴鼓而攻衆共騙、

季氏富於周公、而求也、爲之聚斂、而附益之、子曰
、非吾徒也、小子嗚鼓而攻之可也、
富比周公何所圖、那知聚斂出吾徒、心存掊克求
深造、辟侈務須都棄捐、

子曰、回也、其庶乎屢空、賜不受命、而貨殖焉、億則
屢中、

貧富由來迥不同、安貧守富劑乎中、策翫陋巷近

功、不僅其臉子漂亮、噪音圓潤、他
的虛懷若谷、逢人請益、沒有名伶習
氣、蝴蝶也還循規蹈矩、不拆爛污、等
才有今日的地位、這次他倆赴蘇俄
獻藝考察、既受政府資助、總要帶些
人家好處回來、才不虛此行、有人
看得眼紅、嫉妒之餘、加以辱罵、等

子張問善人之道、子曰、不踐迹、亦不入於室、

言貌取人易失人、觀人不僅取諸身、斯人儼在善

端重、巨陋生平未學何、

人列、細審精微果偏真、

子路問聞斯行諸、子曰、有父兄在、求也問聞斯行諸、

也問聞斯行諸、子曰、聞斯行之、公西華曰、山

子曰、論篤是與、君子者乎、色莊者乎、

言踐迹無須性自和、不能入室費磋磨、善人質美實

也、

寒歲暮、身無長物、前途殊不堪設想

也、

李或曾一度場得便宜、至是被訛

稱李實誑彼、既不能善爲彼地、宣有

窮途落拓矣、無聊之極、忽與李錦光

隨李桂雲出演春和、所擅長之秦腔

、謂誤信唆訟之言、致有今日、又

忤、又命杜某以跟包資格、前往驅動

、李或曾一度場得便宜、至是被訛

稱李實誑彼、既不能善爲彼地、宣有

窮途落拓矣、無聊之極、忽與李錦光

隨李桂雲出演春和、所擅長之秦腔

、謂誤信唆訟之言、致有今日、又